

綱鑑易知錄

漢

世之二

13

537

12





413  
537  
12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二十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大郎氏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東漢紀

光武皇帝

綱丙戌二年春正月朔日食綱悉封諸功臣為列侯

目梁漢縣故城在河南汝州侯鄧禹廣平今直隸廣平府廣平縣侯吳漢

皆食四縣陰鄉地名在河南南陽府新野縣侯陰識貴人之兄也



陰識辭增封

馮勤典諸侯封事

五宗廟郊社

鄧禹入長安

系錄易知錄

卷二十一

以軍功當增封。識曰：臣託屬掖庭，仍也重加爵邑，此為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吏郎中魏郡今河南彰德府馮勤，典諸侯封事，勤差較也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煙入聲服焉。帝以為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錄之。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帝始用孝廉為之。綱立宗廟郊社于洛陽。目起郊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綱赤眉大掠長安，西入安定今陝西平涼府北地今陝西慶陽府。綱鄧禹入長安，目禹入長安，謁高廟，收

以宋弘為大司空

神主送洛陽，行園陵，置吏士奉守。綱大司空梁罷，以宋弘為大司空。目王梁屢違詔命，帝怒欲誅之。既而赦之，以為中郎將。以宋弘為大司空，弘薦桓譚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何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責也之。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湖陽見上卷公主新寡主帝姊鄧

綱鑑易知錄

卷二十一

漢光武

二



宋弘有關  
睢之風

晨妻晨初喪。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  
故云新寡。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  
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  
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  
矣。范曄曰。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關睢之風乎。綱。漁陽太守彭寵反。目帝  
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絕。自負其  
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寵甚快快。至是徵寵。寵  
遂發兵反。幽州牧朱浮。見上卷二十五與寵書曰。遼東有豕  
生子白頭。將獻之道。遇羣豕皆白。以子之功論於朝

遼東豕

廷遼東豕也。奈何以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捧土以  
塞孟津也。寵怒攻朱浮於薊。綱。夏四月。遣將軍蓋  
延等擊劉永。圍睢。雖陽見上卷二十六綱。封兄縝。子章為太  
原王。興為魯王。淮陽王子三人為列侯。六月。立貴  
人郭氏為皇后。子彊為皇太子。綱。秋。賈復擊召陵。故城在河南開封府郟城縣新息。今河南汝寧府息縣皆平之。目。賈復部將  
殺人於潁川。今開封府許州太守寇恂戮之。復以為恥。欲殺  
恂。恂知之。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  
侍側。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



寇恂屈賈復

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見六卷二十七乃救屬縣盛供具儲

酒醪。年執金吾。時賈復為官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

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

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

復先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

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綱**八月遣將軍鄧隆討彭寵。不克。**綱**蓋延克睢陽。劉

永走湖陵。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魚臺縣**綱**青徐羣盜張步等降。目

帝使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今山東青州府江南徐州羣盜聞劉

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張步遣其掾視隨隆詣闕。**綱**將

軍鄧奉反。目吳漢徇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多侵暴。將軍鄧奉

謁歸新野。今南陽府新野縣怨漢掠其鄉里。遂反。擊破漢軍。

與諸賊合從。宗**綱**九月赤眉發掘諸陵。復入長安。鄧

禹戰不利。走雲陽。故城在西安府涇陽縣延岑屯杜陵。今西安府咸陽

**綱**冬遣將軍岑彭王常等討鄧奉。目帝於大會中

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軍輔翼漢室。見上卷十三

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漢忠將軍。使與岑彭率

七將軍討鄧奉。**綱**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還京師。

王常心如金石  
馮異代鄧禹



光武救遣  
馮異

目鄧禹自馮愷叛後建武元年鄧禹以馮愷宗歆守  
擊桐邑爭權相攻愷遂殺歆因反馮異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  
散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送至河南救異曰三輔  
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  
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  
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怪其營壁無使復聚  
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  
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史士念自脩飭無為郡縣  
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又

光武詔徵  
鄧禹

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  
降吾以飽待飢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  
得復妄進兵綱遣光祿大夫伏隆拜張步為東萊今  
州太守

綱丁亥三年春正月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綱鄧禹  
馮異與赤眉戰敗績目鄧禹慚於受任無功數以飢  
卒徼邀赤眉戰輒不利乃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自河  
北度至湖今河南河南府閩要不聲馮異共攻赤  
眉異曰赤眉衆尚多可以恩信傾誘難卒狎用兵破



也。上今使諸將屯澗池。免池。今河南河南府沔池縣。要遮其東而

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

戰移日。軍潰。會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

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禹以二十四

騎脫歸宜陽。今河南府宜陽縣。異棄軍走。與麾下數人歸營。

復收散卒。堅壁自守。

延平陳氏曰。鄧禹以桐邑付之。情款其失在不  
知入而已。今漸受任無功。不量可否。用飢卒取  
敗。可謂不知命矣。若禹異不守。所見曲從。  
二鄧。幾不自脫。雖終能成功。不為無罪也。

綱立四親廟于洛陽。目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

立四親廟

馮異大破赤眉於崤底

侯。見上卷綱馮異大破赤眉於崤底。賊眾東走。帝勒

軍宜陽降之。得傳國璽綬。目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

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

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

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猝起。衣服相亂。

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崤山名在

河南府未寧縣東西二崤。相去三十五里。底下也。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

勞去。異曰。始雖垂翅。回谿。在末寧縣。終能奮翼。澗池。

在河。可謂失之東隅。日出。收之桑榆。日入。赤眉餘眾

光武勞馮異

綱鑑易知錄

卷二十一

漢光武



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赤眉眾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廚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徐宣等叩頭曰：「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懼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撐金聲也。傭<sup>齊等</sup>中佼佼，攬好也。者也。賜樊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為趙王。漢同姓名良。郎中。

錚錚佼佼

張步殺伏隆

綱二月，劉永立董憲為海西王，張步為齊王。步執伏隆殺之。目劉永聞伏隆至劇，帝遣伏隆拜張步為東萊太守，劇，漢縣，故城在山東青州府壽光縣，時張步都此。亦遣使立張步為齊王。步貪王爵，猶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十萬戶侯耳。步欲畱隆與共守二州，青徐也。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諫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阨，受命不顧，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隆奏，名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



延平陳氏曰伏隆之求還足以成命矣死而無憾安用且許之乎光武之言所以慰其父耳

綱三月以伏湛為大司徒。綱涿郡今直隸順天府涿州太守張

豐反。彭寵自稱燕王。目豐反與彭寵連兵。朱浮以帝

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度此反虜勢無久全

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

中糧盡。人相食。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走薊

今順天府大興縣城。遂降於彭寵。寵自稱燕王。綱帝自將征

鄧奉。夏四月。奉降。斬之。綱馮異擊延岑。破之。岑走南

陽關中。平。綱六月。大將軍耿弇擊延岑。走之。其將鄧

蘇竟不伐

仲況以陰降。目仲況據陰縣。今湖廣襄陽府光化縣而劉歆孫

龔為其謀主。前侍中扶風今陝西鳳翔府蘇竟以書說之。仲

況與龔降。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於家。綱睢

陽人斬劉永以降。諸將立其子紆。復稱梁王。耿弇

從容言於帝。自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於漁陽。取張

豐於涿郡。還收富平。今山東濟南樂陵縣獲索名賊東攻張步。以

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吳養心曰此事與韓信請益兵事同韓信見九卷十五

綱冬十一月。遣大中大夫來歙。使隗囂。目帝謂大

中大夫來歙曰。今西州見上卷三十一未附子陽公孫述字稱帝

與韓信請益兵事同  
來歙使隗囂



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攻張思西州方略未知所  
 在奈何歛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  
 為名見上卷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  
 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始命歛使  
 於囂囂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  
 所以慰藉之甚厚

綱戊子四年春遣鄧禹將兵擊延岑破之岑奔蜀公  
 孫述以為大司馬綱夏四月帝如鄴今河南彰德府臨彰縣遣  
 吳漢擊五校五部也于臨平破之遣耿弇祭債遵等討

隗囂遣馬  
 援入見

張豐斬之弁遂進擊彭寵綱秋九月以侯霸為尚書  
 令目王莽末天下亂臨淮今江南鳳陽府盱眙縣大尹侯霸獨  
 能保全其郡帝徵霸會壽春今鳳陽府壽州拜尚書令時朝  
 廷無故典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  
 世善政法度施行之綱冬十月隗囂遣馬援奉書入  
 見目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閭翰  
 援述皆陝西西安府與平縣人里門日開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  
 生而述盛陳陞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  
 為援製都作布也單衣朝服中交讓冠賓



主禮相見之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見十卷

十旄騎秦置旄頭騎冠熊皮冠為乘輿先驅警蹕見十一卷四就車磬折身

折如磬之背也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

位賓客皆樂畱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

哺步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脩飾邊幅若布帛之脩

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也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

曰子陽井底蛙耳謂所見者小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

方謂洛陽囂乃使援奉書雒同陽援初到帝在宣德殿

南廡武下祖幘謂巾日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

蛙子陽井底

帝謂囂與述聞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

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

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陳列榮戟於階陛之下以為儀衛而後進臣

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

笑曰卿非刺客顧說稅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

者不可勝升數上聲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

知帝王自有真也綱太傅褒德侯卓茂卒

綱己丑五年春正月遣來歙送馬援歸隴右即天水

三目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

真帝王自有



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  
 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  
 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  
 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  
 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綱。二月。彭  
 寵。奴名子密。斬寵來降。夷其族。封奴為不義侯。綱。吳漢  
 耿弇。擊富平。獲索于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大破之。弇遂  
 進討張步。以郭伋為漁陽太守。伋乘離亂彭寵之亂。  
 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迹。在職五

以郭伋為  
 漁陽太守

光武自將  
 討龐萌

年。戶口增倍。綱。遣將軍龐萌。蓋延。擊董憲。萌反。帝自  
 將討之。目龐萌為人。遜順。帝信愛之。嘗稱曰。可以託  
 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  
 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已。自疑  
 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帝聞之  
 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為社稷之  
 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  
 陽。今河南歸德府。綱。夏四月。竇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  
 為涼州牧。目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

竇融遣使  
 入見



見上卷 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光武正朔

三十二 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

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

興之效也當各據土宇與隗隗蜀公縣合從宗高可

為六國戰國時六國也下不失尉佗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名龍川令趙佗

語日聞項羽劉季起兵中國擾亂南海東西數千里可以立國即以佗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自立為南

粵武融等名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

王劉秀見於圖書見上卷況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

最廣甲兵最彊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

光武賜寶融書

未能當也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洛

陽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見上卷有公孫子陽天水

隴右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

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

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

時定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南海蒼梧鬱林合浦

交趾九真日南俱南粵地見十四卷十八在囂謂之計王者有分問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涼

州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



明見萬里之外。綱六月董憲劉紆使蘇茂佼彊救龐萌。帝自將擊破之。秋七月彊以衆降。茂奔張步。憲萌

奔胸。渠。今江南淮安府海州。梁人斬紆以降。綱冬十月帝如魯。

取奔平齊。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綱耿弇拔祝阿。濟南臨菑與張步戰大

破之。帝勞弇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悉平。目張步聞

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今濟南府歷城縣。又命

兵屯祝阿。今濟南府禹城縣。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費邑將

精兵三萬餘人來合戰。弇大破之。斬邑遂定濟南。今山東

東濟南府。時張步都劇。漢縣故城在山東青州府壽光縣。使其弟藍將精

兵二萬守西安。漢縣故城在臨菑縣。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

菑。今青州府臨淄縣。相去四十里。弇進軍居二城之間。弇視

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

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將其衆亡

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

怒。步步兵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攻弇。弇故示弱以

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自引精兵以橫突步

陳於東城下。大破之。至暮罷。弇明日復勒兵出。是時

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



光武勞歌  
奔

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待也上來。奔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詩。以釃或草泔。酒而去其糟也。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奔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在青州府樂安縣。僵姜尸相屬。視步還劇。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奔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漢王丁酉信擊齊。未至。王遣酈食其說降之。齊王田廣解其歷下軍。韓信用蒯徹計襲破之。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

初起太學

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見上。常以為落落難合。謂疏闊而不易副。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奔復追張步。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奔軍門。肉袒降。封步為安丘。今青州府安丘縣。侯。齊地悉平。奔振旅。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出口治兵。入口振還京師。奔為將。凡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綱初起太學。帝還。旋視之。還如魯書。初者何志。而返也。法始也。帝即位於此。是五年日不暇給。而能留意學。校親臨視之。帝可謂知所先後矣。目帝幸太學。稽

綱鑑易知錄

卷二十一

漢光武

十四



式古典脩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

遂昌尹氏曰禮王制主親視學則學謂之視者古也自漢以來則謂之幸矣綱目於此特書日視者蓋亦推原古制也然則崇師重道之意特嚴於一字之間亦豈無所本歟

綱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為大司徒耳霸聞

太原今山西太原府閔仲叔之名而辟壁舉也之既至霸不及

政事徒勞去聲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

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

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按上也按罪日劾上狀自

仲叔投劾 隗囂遣子 八侍

劾有過也其劾狀中有綱十二月隗囂遣子入侍

王元說囂 囂

帝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

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鄭興因恂請與妻子俱東馬

援亦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囂將王元說囂曰今天水

完富士馬最彊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

在河南河南府新安縣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士馬

據隘自守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敝猶足以霸

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囂心然元

計雖遣子入侍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綱徵處士

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以良為諫議大夫

周黨嚴光 不屈



書書不屈何嘉節守也法書諫議大夫始此目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

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今山西太原府周黨東海

今江南淮安府海州王良山陽今山東兗州府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

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庭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

偃蹇驕傲貌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

死君鈞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在洛陽縣

東北之下考試圖國之道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

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

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匹罷之○光字子陵

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本姓莊後避明帝諱史改作嚴少與帝同遊學及帝即

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以物色畫其人顏色訪之得

於齊國今山東青州府累徵乃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

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敦入聲驚怪聲子陵不可

相助為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

耳見上卷六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

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人論道舊故相

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

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爾拜諫

客星犯御座

綱鑑易知錄

卷二十一

漢光武

十六



嚴于陵耕  
鉤富春山  
中

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鉤於富春山。在浙江嚴州府桐廬縣西前臨大江  
上有東西二鉤臺中以壽終於家。王良後歷沛郡。今江西南  
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拒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慚後徵不應卒於家。

致堂胡氏曰自古人君待遇臣下其禮雖一然嚴威儼恪常施於爪牙甲冑之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異謙屈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厲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

反是道者難乎免於亂亡之禍矣

南軒張氏曰子陵為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臥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為力固多矣豈不美哉

綱庚寅六年春正月以春陵鄉見上卷為章陵縣復

福也其徭役。綱吳漢等拔胸見上斬董憲龐萌江淮

山東悉平。目吳漢等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帝積苦

兵閒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

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京分

軍士於河內。今河南懷慶府數朔騰書隴蜀蜀述告示禍福

置兩子於度外



馮異入朝

帝與述書曰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猝時人皆欲為君事耳天下神器不可力爭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綱馮異入朝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至是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燕薨亭豆粥滹沱河麥飯見上卷二十二厚意久不報

河北巾車

異啓精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石鉤臣無忘檻咸上車管仲射桓公中鉤魯莊四管仲予齊見三卷三十一檻車四周

隗囂反

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綱夏四月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綱五月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抵在陝西鳳翔府隴州即隴山也諸將與戰大敗而還綱六月并省縣國減損吏員目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蒿去聲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



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致堂胡氏曰按此詔六月所下歲十二月即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嗚呼人君意在斯民則其見效之速如此孟子對齊王所以有不能不為之說也歟

宋淳日食疏

綱秋九月晦日食日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

盛猶加三考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虞書三考黜陟幽明言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也

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見十八卷十六而

閒近也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

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故爭飾

詐偽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願陛下

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

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綱冬十二月大司空弘免

綱復田租舊制日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

行十一之稅今糧儲差雌積其令郡國收見現田租

三十稅一如舊制景帝元年三十稅一遂為常制綱隗囂降蜀日先

是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

定意者從宗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乘運迭興在於

今日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

復田租舊制

隗囂降蜀



從政本根既微枝葉疆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  
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  
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  
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  
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  
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傑帶州  
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  
興已可知矣噐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  
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疎矣昔秦失其

鹿劉季逐而拘雞上之高帝十一年蒯徹曰秦失其

四年譬如捕鹿音人角之時民復知漢乎彭乃為之

班彪王命論

著王命論以風切之曰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

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不知神器見上有命不可以

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饑饉

流隸飢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

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

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離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

布韓信疆如梁籍項梁成如王莽王莽篡位然卒潤

其勢已成



罷車騎材官還復民

鑊伏質質斬人楹也烹醢分裂又況么邀麼摩微細日麼不及數子而欲聞奸干天位者虜同英雄誠知覺寤遠覽深識審神器之有授母食不可冀則福祚流于了孫天祿其末終矣豎不聽馬援聞隗豎欲貳於漢數以書責譬之豎得書增怒及豎發兵反援上書極陳滅豎之術又為書與豎將楊廣使曉勸於豎廣竟不答隗豎上疏謝帝復賜豎書豎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綱辛卯七年春三月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書法

伍詔各上封事不得言

見十卷四綱是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書法日食書求言有之矣未有書各者各者何無一人不責之以言也且戒不得言聖帝之遇災思各可謂誠矣發人君莫不憚於聽言而詔各上封事人君莫不明喜於好高而詔不得言聖書之於冊光武於是乎不可目大中大夫鄭興上疏曰頃年日食每多在

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畱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周書洪範篇曰沉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綱夏五月以李通為大司空綱以杜詩為南陽太守目詩政治清平興

綱鑑易知錄

卷二十一

漢光武

二十一



名父杜母

利除害。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名信臣。見二十七卷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光武討隗

**綱**壬辰八年春。遣中郎將來歙。伐隗囂。取略陽。斬其守將。夏閏四月。帝自將征囂。竇融等率五郡兵以從。

來歙襲略陽

囂眾皆降。囂奔西城。吳漢引兵圍之。日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徑襲略陽。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斬隗囂守將

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囂自悉其大

馬援聚米為山谷

眾數萬人圍略陽。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夏閏四月。帝自征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短車鞅。以引軸。帝不從。西至漆。漢縣。今陝西西安府邠州。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高平。今陝西平涼府鎮原縣。

第一。城名。高平縣。竇融率五郡太守。見上卷。與大



軍會遂數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時邯軍五亭關在平涼府

華亭縣下之拜邯大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

十六眾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漢縣故城在陝西鞏昌府

從揚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漢縣故城在鞏昌府秦州境內略陽

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專席獨坐也在諸將之右賜

歙妻縑千匹進幸上邽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

子相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為黥布見二十七卷者亦自任

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為安豐漢縣故城在江南鳳陽府

壽州侯弟友為顯親漢縣故城在鞏昌府秦州侯及五郡太守皆封

列侯遣西還所鎮綱潁川盜起秋九月帝還宮六日

自將討平之書特筆也帝於是可謂不敢自暇矣高

六日自將討平之音高帝見九目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盜

羣起寇沒屬縣河東今山西平陽府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

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憲之言見上秋八月帝自上

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西城上邽若下便可將

兵南擊蜀虜公孫述人苦不知足既平隴今陝西鞏昌府隗囂都此

復望蜀今四川成都府每一發兵頭須為白九月乙

綱監易知錄

卷二十一

漢光武

二二

二祖同一轍

得隴望蜀



復借寇君一年

卯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執金吾為陪卿，故亦稱九卿。寇恂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相誑。」卦誤耳。註亦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漢縣，故城在許州。其社中有樹，暴長，故名。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東郡今山東濟陰州府曹州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耿純嘗

耿純降盜

為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大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為東郡太守。綱冬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引兵下隴，目楊廣死，隗囂窮困，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等將蜀兵五千餘，乘高卒至，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今鞏昌府伏羌縣吳漢等軍食盡，乃引兵下隴，校尉太原溫序為囂將，荀宇所獲，宇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脇漢將，因以節。」見八擗職瓜反，擊也。殺數人，宇



溫序銜鬚  
伏劍

眾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殺，無令鬚汗血。遂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洛陽，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為郎。

祭遵卒于軍

綱癸巳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穎陽漢縣故城在河南河南府登封

侯祭債遵卒于軍。時祭遵屯汧，今陝西鳳翔府隴州。汧音牽。詔馮異

領其營。法書卒于軍，何目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

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

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歌詩雅投壺為樂也。投壺見禮

雅歌投壺

記投壺篇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其後朝會

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綱隗囂死，

諸將立其子純。據冀綱夏六月，遣來歙、馬援護諸將

馮異等屯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綱秋八月，歙率異等討

隗純于天水。見上

綱甲午十年夏，征西大將軍夏陽漢縣故城在西安府郿陽縣侯

馮異卒于軍。法書卒于軍，嘉死事也綱秋八月，帝如長安，遂至

汧。牽隗囂將高峻降。目初，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

第一。見上二。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進

馮異卒于軍



寇恂斬皇甫文

幸汧<sup>上見</sup>遣寇恂往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綱**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聚名在鞏昌隗純降。王元奔蜀。隴右悉平。

**綱**乙未十一年春三月，遣吳漢等將兵會岑彭伐蜀。

隴平

破其浮橋，遂入江關。目岑彭屯津鄉。地名在四川重慶府巴縣境內。

數攻田戎等。先是公孫述遣田戎在滿程汎下江關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關樓。

立攢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拒漢兵不克。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

劉隆等三將發荆州。今湖廣荆州府。兵與彭會荆門。山名與虎牙山

相對在荆州府宜都縣。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

猶言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

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吳漢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

之事一由征南公。岑彭為征南大將軍。為重，而已閏月。岑彭令

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

荆門事由征南公



魯奇破浮橋

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  
 柱有反杷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  
 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  
 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況而  
 田戎走保江州今四川重慶府巴縣彭上上聲劉隆為南郡即荆州府  
 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  
 關荆門與虎牙二山之間名曰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百姓大喜爭  
 開門降綱夏先零連西羌種名羌反以馬援為隴西今陝西臨  
 洮太守擊破之綱公孫述遣王元拒河池六月諸將

來歙吐蓋延

來歙自書表

擊破之述使盜殺監護使者來歙詔以將軍馬成代  
 之目公孫述以王元為將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  
今鞏昌府徽州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乘勝  
 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  
 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蓋延為虎牙將  
 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蓋延字欲相屬  
 祝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刀雖在身不能勒  
 兵斬公邪延收淚疆起受所誠歙自書表曰臣夜人  
 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



蜀兵 岑滅大破

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刀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揚武將軍馬成代之。歎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綱帝自將征蜀。秋七月。次長安。綱岑彭及將軍臧宮大破蜀兵。延岑走。王元以其眾降。目公孫述使其將延岑、王元等悉兵拒廣漢。今四川潼川州鹽亭縣。及資中。今四川成都府資縣。又遣將侯丹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從涪。浮水。在成都府綿州。上平曲。地名在潼川州。拒延岑。自分兵浮

江下還江州。見沂素。逆都江。即成都江。在上。而土襲

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

陽。今四川眉州彭山縣。使精騎馳擊廣都。今成都府雙流縣。去成都數

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

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

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臧宮晨夜進兵。延岑

不意漢軍卒猝至。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延岑奔

成都。王元舉眾降。綱冬十月。公孫述使盜刺殺征南

大將軍舞陰。今河南南陽府泌陽縣。侯岑彭。目公孫述使刺客

漢光武



詐為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蜀人為立廟祠之。**綱**馬成等破河池。平武都。今鞏昌府階州遂與馬援擊破先零羌。**綱**以郭伋為并州牧。**目**郭伋為并州今山西太原府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帝鄉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不宜專用南陽人

**綱**丙申十二年春正月。吳漢大破蜀兵。遂拔廣都。**綱**秋七月。將軍馮駿拔江州。獲田戎。**綱**吳漢進攻成都。

九月入其郭。郭也。郭也。滅宮。拔綿竹。引兵與漢會。**目**吳漢乘利。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屯於江南。為營相去二十餘里。述使謝豐、袁吉將眾出攻漢。使別將劫劉尚。命不得相救。漢乃召諸將屬。祝之曰：吾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夜銜枚。見卷六十五引兵與尚合軍。明日漢悉兵迎戰。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尚拒述。自是漢



八戰八克

蜀平

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  
 臧宮拔綿竹。今成都府與吳漢會於成都。綱冬十一  
 月。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降蜀。  
 地悉平。臧宮軍咸陽門。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  
 岑扼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軍士並疲。漢因使護軍高  
 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  
 洞。曾墮馬死。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  
 氏并族。延岑初述徵廣漢。見上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  
 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

高午刺公孫述

起則授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業乃歎曰。古人危  
 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乃誘以  
 高位重餌。二乎。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  
 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  
 名。遣使弔祠。贈附百匹。業子翬揮逃辭不受。又聘  
 巴郡今四川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  
 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  
 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  
 父死。太守為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即成都府王皓。王嘉



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  
 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  
 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  
 者伏劍而死犍堅為今四川敘州府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  
 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萌以辭徵  
 命帝既平蜀詔贈常少為太常張隆為光祿勳常少仕述  
 為太常張隆仕述為光祿勳皆勸述降漢述不聽少隆以憂死譙玄已卒祠以中牢  
 羊一豕一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  
 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今廣東廉州府太守上以

詔邊吏不  
拘逗畱法

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皆悅莫  
 不歸心焉綱參狼羌武都西羌種名寇武都馬援擊破之  
 是歲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今陝西鞏昌府階州隴西見上二六  
 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右清靜援務  
 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賓客故人  
 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硯之任何  
 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閑入  
 吏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綱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  
 以逗豆畱法逗畱曲行避敵也漢法發遇敵不進則



竇融及五郡太守入朝

罪然。兵有利鈍。事有緩急。要在隨機應變。可也。光武當四海平定之後。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留法。不獨知用兵之要。亦足見不貪功之意。宜乎綱目詳書以美之也。  
**綱**竇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為冀州牧。目上詔竇融與五郡太守

見今直隸順天侯寇恂卒。入朝。融等奉詔而行。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

兩。見十六卷。既至。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尋拜融冀州

太守。融又以為梁統為大中大夫。姑臧。漢縣。故城在

涼州。長孔奮為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郡地。最為富

饒。天下未定。士多不脩簡操。奮在職四年。力行

清潔。為衆人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融

孔奮力行清潔

詔勿受郡國異味

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唯奮無資。單車就道。帝以是賞之。  
**綱**雍奴。今直隸順天侯寇恂卒。

丁酉十三年春正月。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

人君莫不勤苦於多事之時。而宴安於無事之日。時隴蜀既平。四海寧一。以積年間。關跋履之勞。至是亦可自安。少享玉食之奉。而乃申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則帝之兢兢畏謹。略無自滿之意。為如何哉。書之于冊。可以為人君暫得。目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

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值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載鼓之車也。天子車上雅不喜

不貴名馬寶劍



鄧惲拒關

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鄧  
質惲蘊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現面於門閒。惲曰。火  
明。遼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  
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日。如社稷宗廟何。書奏。  
賜惲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漢縣尉。綱詔諸王皆  
降為公侯。綱以紹嘉公見十八卷六孔安為宋公。承休公  
見同上。姬常為衛公。綱以韓歆為大司徒。綱夏四月。吳  
漢軍還。大饗將士。諸功臣皆增邑更封。目漢自蜀振  
旅見十四上而還。四月。至京師。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

諸王降為公侯 宋公衛公

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

定封鄧禹為高密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侯。食四縣。李通為固

始今河南汝寧府固始縣侯。賈復為膠東今萊州府平度州侯。食六縣。

餘各有差雌。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

兵閒。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

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

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

知帝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去甲兵。

敦儒學。帝思念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

光武終宗功臣



光武不用功臣

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見二十七卷奉朝請。見二十五卷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脩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賈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太尉掌兵事，司徒掌教事，司空掌工事。故功臣並不用。

沛國朱氏曰：三公所以共天位，治天職，代天工者也。惟其宜而已，豈可以功臣而為之區別也。太甲成康所與圖回庶政者，皆鳴條牧野之士。惠文景武之世，所在為執政者，皆高帝之功臣。功臣任事，亦何負於天下哉。雲臺之將，平時專以健武自名者，雖不足以緝熙帝載，而鄧寇耽

賈之流，固皆公輔之器，經綸之才也。乃以功臣例擯不用，謂之何哉。夫天下權柄必有所歸，人主聰明必有所寄。光武不任大臣而體統已失，所以忽於託孤之際，不免政歸房闈，終漢之世，朝廷之權不在母后，則在外戚，不在外戚，則在宦官，而漢隨以亡，豈非造端之不審耶。

綱以竇融為大司空。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二十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二十一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東漢紀

光武皇帝

綱 戊戌十四年。莎車。鄯善遣使奉獻。請置都護。不許。  
目 莎車見十六卷十一王賢。鄯善見十五卷十六王安。皆遣使奉獻。  
西域苦匈奴重斂。皆願屬漢。復置都護。見十六卷二十二上



梁統請更定律

以中國新定不許綱大中大夫梁統請更定律不報。  
發事有詞同而義異者書梅福上書不報議杜絕言  
 明路也書梁統請更定律不報美善守舊章也春秋  
 之法美惡音梅福見十 目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輕  
不嫌同詞八卷二 殊死刑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 三十四事哀  
異處也輕其殊死謂減死一等 帝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  
 一等自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刑  
罰在衷同中無取於輕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同敷奏  
去聲於左願陛下宜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  
 公卿光祿勳杜林以為宜如舊制統復上言曰臣之

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為言  
 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於孝宣海內稱治至初  
元帝建平哀帝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  
元年號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  
 姦軌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

史臣斷曰周興以火甕教後臣而即自犯入甕  
 之令于謂以崖州貶寇準而即自犯竄崖之險  
 大抵酷吏奸臣皆不能自保也光武恢廓大度  
 必不以重刑為治而梁統曷為有此疏耶帝雖  
 不聽而統之苛虐神人共憤以致其子松疎死  
 皆非命而統之苛虐神人共憤以致其子松疎死  
 甕而謂興甕見四六卷二二  
 之崖也註謂崖見六七卷十三

興甕謂崖



韓歆不得其死

綱目 己亥十五年春正月免大司徒歆歸田里歆自殺

發韓歆之死先儒既已論之矣今觀綱目書免書官明書自殺而不書其罪則歆不得其死為可知夫以上公之尊無罪見責而以直諫死則仕於下僚出於草茅者不可以有言矣此君子所以深為光武惜也

韓歆好直言無隱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

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

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

非其罪衆多不厭煙八聲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司馬溫公曰切直之言非入臣之利乃國家之福是以人君夙夜求之唯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

綱目 有星孛于昴夏四月追諡兄續為齊武公綱目詔

州郡檢覈墾田戶口目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

占去聲。占隱度也。自隱度其墾田之數而著之籍也。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

乃詔下州郡檢覈查實也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

以度鐸田為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

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

陳畱今河南開封府陳畱縣吏陳畱郡奏事之吏牘上有書奏刻曰牘書字也

視之云潁川今開封府許州弘農今河南河南府靈寶縣可問河南今

府南陽今河南南陽府不可問帝詰吏由問吏因由抵言托辭也於

河南南陽不可問



長壽街在京上得之。帝怒。時皇子東海公陽年十二。

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也。耳。帝曰。

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

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

賁將詰問吏。吏乃首去聲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奇。

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綱冬十。

一月。遣馬成繕治障塞。以張堪為漁陽太守。目使揚。

武將軍馬成繕治障塞。漢制每塞上要險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障蔽。謂之

城。十里一堠。候以備匈奴。騎都尉張堪擊破匈奴於

吏如東海公對

高柳。漢縣屬山西太原府代州拜堪漁陽今直隸順天府薊州太守。堪視事

百姓歌張堪

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

桑無附枝。麥穗逐兩岐。旁出日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綱庚子十六年春。二月。交趾見十四卷十九女子徵側徵貳

反。綱三月晦。日食。秋九月。羣盜起。冬十月。詔許相

斬除罪。遂皆解散。復行五銖錢。

綱辛丑十七年春。二月。晦。日食。綱冬十月。廢皇后郭

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綱目書廢后多矣。未有繼書立后者。繼書立陰氏著

郭氏所以廢也。是故有陰氏而後郭氏廢。有郁久閭氏而後乙弗氏廢。有武氏而後王氏廢。綱目皆聯書

五銖錢

廢皇后郭氏

綱鑑易知錄

漢光武

四



之所。以志音郁。久問氏見三八卷十四。郭后寵衰數

懷怨對上怒之。廢后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詔曰。異常

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鄧暉言於帝曰。臣聞

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

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

下有議社稷者。諷帝勿動。帝曰。暉善。怒已量。主知我

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綱帝如章陵。目帝幸章

陵。見上卷脩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

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光武字少時謹信。與

鄧暉諫廢郭后

人不款曲。周旋貌。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

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致堂胡氏曰。君道則天而不可過於剛。故不耀  
威武。不峻刑誅。降心以受言。溫恭而接下。凡此  
所以濟其剛也。光武為布衣。憤憤懷復社稷之  
慮。既平賊莽。又值羣盜四起。焦思勞體。東征西  
討。至於混一。而後已。非剛德制天下。何能致此  
然性傷嚴急。政尚迫促。朱浮以此諫於前。鄭興  
以此諫於後。又使司隸督察三公。而陳元復陳  
寬大之說。帝皆納用。自是留意柔克之政。而有  
柔道行之之言。所謂知柔知剛。唯其時物。濟其  
不。及以泄其過。無過不及。以趨於中。性情既治  
王道成矣。

光武知柔知剛

綱 十二月。以馬援為伏波將軍。討交趾。



徙四親廟

綱壬寅十八年春二月馬援與徵側徵貳戰大破之  
綱癸卯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廟為中宗始祠  
元帝以上於太廟成帝以下於長安徙四親廟於章  
陵目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  
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見上卷五以先帝四廟  
代之大司徒戴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  
穆次第當為元帝後遂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  
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  
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

於道未安

仁至義盡

安平黃氏曰光武立四親廟而復徙之也將以  
重正統而厚大宗雖賢於世之違禮以伸恩私  
己以滅義者然於道則未安也自新莽篡奪天  
下之非漢有非一日矣光武固景帝之後而長  
沙定王之裔也不忍漢祚之亡奮志而取天下  
其名號雖劉而其勢則非侯王也其建國雖漢  
而其稱則東京也其迹雖中興而其實則創始  
也以當時事勢論之其視南頓君即高帝之後  
公也其視高帝則周之后稷也曆數既膺之後  
饗帝立廟以南頓君為帝考而禰廟以祀之以  
高帝為所出之帝而太廟以享之由禰廟而上  
則立為三昭三穆以及景帝長沙王可也由太  
廟而下則立為世室以祀文帝可也其餘諸帝  
不過遷之為祧祀之於祫祭則仁之至而義之  
盡矣彼元帝者執嗣而執繼之耶將厚於大宗  
而反有以來薄情之誚將附於正統而適足以  
貽二本之譏是張純以經生之見誤其主而光  
武亦以經生之見自誤其身厥後宋臣議漢皇



之事猶引光武之禮以為法蓋徒知英宗之薄而不知光武之不足為厚也久矣夫儒者之固於論音議漢皇事見禮也註六九卷二三

綱馬援斬徵側徵貳綱六月廢皇太子彊為東海王

立東海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書於是太子意不自法安願備藩國則何

以直書廢后廢矣太子欲不廢得乎書曰廢太子所以深探其情也目郭后既廢太子

彊意不自安鄧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

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

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

月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春秋隱公元年公羊傳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

鄧惲說太子辭位

春秋立子以貴

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植何以貴母貴也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

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

難久違之其以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

陽夏袁氏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為後世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與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

目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為衛尉皆輔導

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

陰識陰興輔導太子



國事帝敬重之。興雖禮賢好施而門無游俠。與張宗鮮于哀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汎。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後帝欲以興為大司徒。興固辭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盛德。不敢苟冒。帝遂聽之。

桓榮授太子經

以沛國

今江南徐州

桓榮為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

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

賜董宣錢三十萬

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

綱賜雒陽令董

宣錢三十萬。書賜錢不書董宣何交美之也。曷為法美之宜不畏彊禦帝不私其親而容

之非徒容之。又賞賜焉。可謂交盡其善矣。曰陳畱今河南開封府陳畱縣董宣為雒

陽令。湖陽公主見上卷二蒼頭奴也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

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見十六卷六宣候之。駐住車

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上聲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

之。不用器械而白手殺也。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

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

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

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

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



天子不與  
白衣同

賜復南頓  
二歲

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綱**秋九月。帝如南頓。見十九卷賜復南頓二歲。目上幸南陽。進幸汝南。郡名。今河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也。除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情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綱**甲辰二十年夏五月。大司馬廣平侯今直隸廣平府廣平縣

吳漢願無  
赦  
吳公差彊  
人意

吳漢卒。目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願陛下慎無赦而已。漢每從征伐。或戰不利。諸將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帝歎曰。吳公差雌彊人意。言甚起發隱若一敵國矣。謂不可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辨嚴之日。治行李及在朝廷。斤斤僅察也。明謹質。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宅。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郭況金穴

嬰兒要當死邊野

綱以郭況郭后之弟為大鴻臚。帝數幸況第，賞賜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為金穴。書后雖被廢而帝之法書如恩其弟猶若此厚也。存。綱冬十二月，遣馬援屯襄國。馬援自交趾還平陵。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十二月，匈奴寇天水。今陝西鞏昌府。援自請擊之，帝許之。使出屯扶風。今陝西鳳翔府。上黨今山西潞安府。援自請擊之，帝許之。使出屯襄國。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詔百官祖道。見十六卷十四。援謂黃門郎

富貴當使可復賤

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綱乙巳二十一年冬，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不許。目莎車王賢欲兼拜西域諸國愁懼，車師鄯善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見上。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今陝西行都司州太守檄文書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至，裴遵以狀聞，帝許之。



綱丙午二十二年冬以劉昆為光祿勳。昆初為江

陵今湖廣荊州府江陵縣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

為弘農今河南河南府靈寶縣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

之。徵昆代林。杜林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

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

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

諸策。綱西域復請都護。不許。遂附於匈奴。書先是再

護不許矣。於是三書其三書何。嘉自洽也。帝亦可謂有定見矣。西域諸國侍子久

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

偶然耳  
長者之言

善攻殺龜茲。丘茲。西域小國。王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

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

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

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綱戊申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

比為南單于。款塞內附。匈奴南邊八部大人共議

立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見三十六卷願求

為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

中國空虛。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為宜如孝



宣故事見同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

完復邊郡。帝從之。於是分為南北匈奴。綱秋七月遣

馬援征武陵蠻。目武陵今湖廣常德府蠻寇臨沅原。今常德府武陵

縣遣李嵩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

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

可用。帝笑曰：矍鑠輕健貌哉。是翁遂遣率馬武耿舒等

將四萬餘人征五溪雄溪、橫溪、酉溪、無溪、辰溪也。在湖廣辰州府瀘溪縣。橫音瞞。

無音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盡也，常恐

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謂

矍鑠哉是翁

要子弟也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和介介獨惡是耳。

明年果為梁松所構陷冬十月，匈奴南單于遣使入貢。目南

單于奉藩稱臣。上以問朗陵今河南汝寧府確山縣侯臧宮。宮

曰：匈奴饑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

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綱已酉二十五年春三月晦日食。綱夏新息今河南汝寧府

侯馬援卒于軍。詔收其印綬。書春秋書卒于師，嘉

軍下書收其印綬，帝之失大矣。特書詔議之。目馬援軍至臨鄉鄉名在武陵縣擊

破蠻兵。初，援嘗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獨拜

綱目

漢光武



馬援誠兄  
子書

牀下援不答。松意不平。諸子問曰：梁伯孫字松帝昏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統梁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曹輩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

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務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漢縣故城在湖廣襄陽府城南長龍述也。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帝名松，固以訟書及援誠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擢拜龍述為零陵今湖廣太守。松由是恨援。及援討武陵蠻，軍次下雋今湖廣武昌府崇陽



縣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辰州府城東則路近而水險。從

充。漢縣故城在湖廣岳州府慈利縣西則塗夷也。而運遠。耿舒欲從充

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以事上之。帝從。援

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

卒多疫死。援亦中病。耿舒與兄弇書言。壺頭竟不得

進。大衆佛鬱行死。猶言將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見賊無

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見上類西域賈。占

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疫疾。弇得書奏之。帝

梁松構陷馬援

乃使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卒。松因是構

耿舒誣馬援書

朱勃上書訟馬援

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趾。嘗餌

薏苡。藥名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

有上書譖之者。以為昔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通天犀也帝

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卓葬也。草葬城西

前雲陽。漢縣故城在陝西西安府涇陽縣令朱勃詣闕上書曰。竊見

故伏波將軍馬援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

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家屬

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臣竊傷之。願下

公卿評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帝意稍解。



宗均矯制  
降蠻

綱冬十月監軍謁者宋均矯制告諭羣蠻降之法書制

雖有功必書矯綱目之脩君臣之義而已矣曰謁者宋均監援軍援既卒

軍士疫死者大半蠻亦飢困均乃與諸將議曰夫忠

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

馬呂种充守沅原陵見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

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冬十月共斬其大帥

而降羣蠻遂平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

綱庚戌二十六年春正月初作壽陵即原陵也去書洛陽十五里法

皇帝踐阼即起陵邑漢舊制也於是帝即位二十六年矣始作壽陵制度簡易故特書初美之也是故宣

帝作杜陵書初光武作壽陵書初明宣帝杜陵見帝作壽陵書初皆久而後作者也 註十六卷八明

帝壽陵 見末 曰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

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文識終始之義景帝

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見十四卷獨完受其

福建武二年赤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

頃無為山陵陂卑池裁命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

丘隴同體

綱辛亥二十七年夏五月詔三公去大名改司馬曰

太尉綱北匈奴求和親不許目北匈奴遣使詣武威

霸陵獨完  
受其福



新編皇朝通志 卷一百一十四 五

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 求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

曰南單于新附今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

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臧宮馬武上書曰虜

今人畜休去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

郡今命將臨塞厚縣懸購賞北虜之破不過數年詔

報曰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

復欲遠事邊外乎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

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

海以魯益東 綱 壬子二十八年春以魯益東海書廢興之際難矣

為父故特書美之 目徙魯今山東兗州府王興為北海今山東青州府王以

魯益東海今江西南安府海州帝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見上

故優以大封食二十九縣賜虎賁其勇猛如虎之賁

騰旄頭旄頭騎冠設鐘簴渠上聲籥簞籥直曰簞之

樂擬於乘輿延平陳氏曰愛其有禮 綱 夏六月沛太

后郭氏薨沛王輔廢后子書王太后卒未有書者此

善終者鮮矣帝可謂能存厚后法其書何廢后也廢后以

太子太傅桓榮為少傅 綱 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傅太

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

綱 漢光武 十七



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輜支車。載衣物車。前後皆蔽。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綱**北匈奴乞和親。許之。

桓榮稽古之力

光武不許封禪詔

**綱**甲寅三十年春二月。帝東巡。目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見八卷五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

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見同上於是羣臣不敢復言。**綱**閏月。有星孛于紫宮。夏大水。**綱**膠東。見上卷三十三侯賈復卒。目復從征伐。未嘗喪敗。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綱**乙卯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晦日食。蝗。

**綱**丙辰建武中元元年春正月。以第五倫為會稽太守。

**目**京兆。今陝西西安府掾。第五倫領長安。今西安府長安縣

市。司市也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歎息曰。此聖



主也。一見決矣。後補淮陽今河南開封府陳州王醫工長王入

朝。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帝大

悅。拜會稽今浙江紹興府太守。為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綱**

二月。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書先是羣臣請封禪不

行之。帝於是亦不得發。唐貞觀間羣臣有請封禪太

為有定見矣。書譏之。明宗不許。綱目備書于冊。今此

建武三十年羣臣亦請封禪。光武不許。綱目何為削

而不書。蓋太宗之所謂不許。其後終於不行。光武之

所謂不許。曾未幾而行之。此書法之所以異也。然則

封禪是耶。否耶。先儒辯論既已詳矣。秦皇漢武之後

心何足多述。然太宗之不封禪。亦非確然不惑者。惟

綱目樂予人為善。故幸其不許。大書以美之。若世祖

既蹈其失。綱目雖欲予之。不可得也。故凡書不許封

禪者。皆幸之予之也。其書封禪者。皆譏之貶之也。

**綱** 太宗見四十一目上讀河圖會昌符符者識記之書

三卷十九 曰赤劉之九赤火色漢姓劉以火德王 會命岱宗泰山

也為衆山之宗五岳之長 上感此文乃詔梁松等按索河洛讖文

河圖洛書讖記之文 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於是張純

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焉丁卯車駕東巡二月幸魯

進幸泰山辛卯祭天於泰山下南方泰山之陽也 事畢天

子御輦登山尚書令奉玉牒見二十四卷二二 簡天子以寸二

分璽親封之事畢上乃到山下甲午禪祭地於梁陰

山北日陰謂梁父山之北也 **綱** 夏四月帝還宮 **綱** 六月京師醴泉



泉之味出赤草朱草也德及草生郡國言甘露降綱

秋蝗法書蝗何為災也上書醴泉赤草下書秋蝗則

九莖而繼書蝗綱目之意微哉註音武帝見十四綱冬

十一月晦日食綱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識於天

下法書起何兼靈臺言之也建辟雍盛典也而繼有

目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見十九卷由是信用讖文

多以決定嫌疑桓譚上疏諫曰凡人忽於見現事在

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為

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

宣布圖讖

桓譚諫用讖文

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

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

邪註封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

折方士黃白之術見六三卷六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

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猶易所

也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丙羣小之曲說述

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猶言帝謂

譚曰吾欲以讖決之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

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

臣不讀讖



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今江

州府六郡丞。道病卒。

綱丁巳二年春二月帝崩。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

十三。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

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閒諫曰。陛下

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養精神。優游

樂此不為疲

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

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

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賀善贊曰。世祖即位之先。綱目有特書三起兵。則書漢宗室興復帝室。至河北則特書除莽苛政。故其即位也。特書即皇帝位。即位之後。書三起太學。親臨視之。而東都盛儒學。徵三處士。而未造多節義之士。其所以祀漢配天。以垂二百廢皇太子。信圖讖。竟事封禪。獨此二者不能不為盛德之累。至其加恩廢后。母子親黨。則又後世人主所難能也。

綱太子莊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葬原陵。見上

十四綱夏四月。以鄧禹為太傅。東平王蒼為驃騎將

軍。詔曰。高密見上卷侯禹。元功之首。東平今山東兗州府



東平王蒼陰后所生寬博有謀其以禹為太傅蒼為

驃騎將軍蒼嘗薦西曹掾硯吳良帝曰薦賢助國宰

相之職也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

為議郎

顯宗孝明皇帝名莊光武太子在位十八年壽四十八歲而崩諡法照臨四方日明。帝

善刑理法令分明幽枉必達而斷獄得情故建武永平之政為東都稱首然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私人之度未優乎

朝原陵

綱戊午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元年春正月朝原陵

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元會儀太官上食太常

奏樂是後遂以為常

致堂胡氏曰送死之禮即遠而無退至於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乎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

故仁智合而義禮盡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乎地

下逆精而反主於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復奉

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違禮也

綱夏五月太傅高密侯鄧禹卒法書廢東海王彊卒法書廢

子未有書卒者書此綱好時止。漢縣故城在侯耿

弁卒

綱已未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始服冠



臨雍大射

臨雍養老

冕玉佩登靈臺望雲物。綱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見

八卷。綱冬十月行養老禮。法書書美之也。自光武末年

徒聞宣布圖讖而已。至是始盛三雍之儀。復先代之

典。帝於此可謂賢矣。文治可謂盛矣。是以詳書之。

發光武中興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其留意文治久矣。

明末年肇建三雍。未及臨嚮。明帝繼之。舉宗祀望雲

物。行大射養老之禮。東都文物於。官上幸辟雍。初行

是彬彬可觀。書之於冊。足為美稱。官上幸辟雍。初行

三老五更

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耕禮文王世

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註天子始立學而養老。乃設

老者之席位。三老五更各一人。羣老無定數。三老老

人。知天地人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者。顏師

古曰。選三公老者為三老。卿大夫中老者為五更。

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去聲。說自先

冠帶圍橋

儒下一問。諸儒執經問難。去聲。於前。桓榮之冠帶。搢紳

難之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桓榮之冠帶。搢紳

搢。搢紳帶也。謂插笏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

於大帶革帶之間。蓋億萬計。辟雍四門外水旋繞。以節觀者。門外

下詔賜榮爵關內侯。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

卽位。猶尊榮以師禮。榮卒。帝以榮子郁為侍中。

綱庚申三年春二月立貴人馬氏為皇后。子烜丹入

為皇太子。目后援之。女也。光武時選入太子宮。能奉

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

明帝尊師

帝卽位。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

綱益身知錄

漢明帝



德冠後宮

子炆。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純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及有司奏立長秋宮，皇后德冠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貫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熟絲裙不加緣，硯飾也。朔望諸姬主，公朝謁望見后袍衣疎麤，以為綺，起細綾，解縞紗。就視乃笑，后曰：此繪，情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圖畫功臣於雲臺

馬援不與雲臺

綱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在洛陽縣東北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甘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潭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債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哈延邳，批彤、容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見二十卷之親，獨不與焉。

致堂胡氏曰：東漢二十八人同時奮庸，猶車轂居中，三十輻各以其力旋也。馬援雖劣於高密侯，方諸寇祭馮耿，豈遽出其下，乃以后戚不與功臣之列，本欲示公於天下，不知乃所以為私。



義不當隱者。聖人猶自序其績。豈可坐椒房戚屬而掩烈丈夫之大節哉。

綱夏六月有星孛于天。船星北。綱大起北宮。既而罷

之。書書築宮有之矣。至武帝明光始書起。未書大起。法也。書大起非譏歟。帝方大起北宮。未幾以鍾離

一疏而立罷。可謂改過不吝矣。上書大起。註音明光見下書既而罷之。所以見其從諫之勇也。註音十四卷

二十。目時天旱。尚書僕射夜鍾離意複詣闕免冠上

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見二卷八切見北宮大作

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

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

冠履勿謝。又敕大匠。止作諸宮。遂應時澍。注帝性

鍾離意諫起北宮

撞郎

漏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

尚書以下。至見提底曳。葉嘗以事怒郎藥崧。以

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

子穆穆。諸侯皇皇。一句曲禮下篇之辭。穆穆幽深。和敬之貌。皇皇壯盛顯明之貌。未

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

為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

臣下過失。輒救解之。○鍾離意薦全椒。今江南滁長

劉平。詔徵拜議郎。平在全椒。政有恩惠。民或增貲。就

賦。或減年從役。太守行部。巡行所部郡縣獄無繫囚。人自以

劉平惠政



得所不知所問。但班詔書而去。綱秋八月晦日食。綱

冬十月帝奉皇太后如章陵。車駕從皇太后幸章

陵。見上卷荆州今湖廣荆州府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

三公之服。黼黻見五卷冕旒。古者諸侯大夫皆有冕旒。但以旒之多寡別耳。禮

器天子十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敕行部去襜。聲。帷。蔽車前。日。襜在

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綱辛酉四年冬十月陵鄉侯梁松下獄死。目松坐怨

望縣懸。飛書。猶言匿名書。不知所從出。若飛來也。誹謗下獄死。初上

為太子。大中大夫鄭興子眾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

郭賀行部去襜帷

鄭衆不染於辭

宋均治九江

陽王荆因梁松以縑帛請之。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

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

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

賓客多坐之。唯眾不染於辭。

綱甲子七年春正月皇太后陰氏崩。二月葬光烈皇

后。綱以宋均為尚書令。目初均為九江。今江西九江府守五

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見十六卷十五府內屬縣無

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咸上穿。

機捕獸穿地陷獸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

綱鑑易知錄 卷二 漢明帝 二五



文吏廉吏

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穿，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止奸也。然文吏習為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為害也。均欲叩首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

綱乙丑八年冬十月，詔聽有罪亡命者贖，曰募死罪。繫囚詣度遼營。是年置度遼營以吳棠為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北匈奴。有罪

亡命者令贖各有差。雌楚王英。光武第六子明帝之弟。奉黃縑

白紉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

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黃帝老子。

之微言，尚浮圖。釋氏寺塔俱曰浮圖亦作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

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即優

婆塞乃梵語也。秦言善宿男。唐曰近事男一名清信士。桑門。即沙門也。之盛饌。初帝

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祝。西域國名。一名天篤

所謂浮屠胡是也。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

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

明帝求天竺佛法



楚王英最  
先好佛

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脩練精神以至  
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  
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  
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瓊山丘氏曰此佛教入中國之始夫浮屠氏之  
所言所為真所謂大亂之道在三代聖王所必  
誅而無赦者也明帝為人子乃崇無父之教  
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為中國之主乃黨外  
夷之人開茲大釁以為中國千萬年無窮之禍  
害春秋之法推見至隱必誅黨惡之人必原開  
黨之始嗚呼明帝之罪上通乎天  
矣豈非名教中萬世之罪人哉

綱是月晦日食既詔羣司極言復以示百官  
法書特筆也詔

大有年

求極言難矣而又以示百官所以開不諱之門也帝  
於是可謂賢哉綱目特書復以深美之是故食既大  
變也綱目書食既十有二無不有大應者帝則國  
家無事明年而以大有年書帝誠有以回天矣

綱丙寅九年大有年  
明發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詞綱

春秋記異  
不記祥  
綱目災祥  
並記

異者亦有自立義例不以春秋之法為拘者要在學  
者審觀之爾春秋十二公獨桓公二年書有年宣公  
十六年書大有年春秋記異不記祥獨於二公書有  
年何哉程頤子發明與旨指二公有年之書謂之紀  
異蓋謂二公以不道得國宜得凶災今乃反常故春  
秋以為異而特存之況二公享國俱十八年獨一年  
書有則他年之歉可知胡氏安國傳春秋亦本此義  
然則春秋之書有年乃紀異也綱目書此豈紀異乎  
蓋春秋記異不記祥是春秋之特筆也綱目災祥並  
記是綱目兼史法而紀實也顯宗是時君德清明政  
事脩舉天人交感故獲有年之應綱目書之正所以  
著當時治效之美其與先儒發明麟筆之意固自有



匈奴遣子入學

並行而不註音二公不道得國一見三相悖者註卷二八一見四卷十六

學法書於是極盛矣目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

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武光

母郭氏陰氏俱光武馬氏帝后諸子立學於南宮在洛

陽縣號四姓小侯以四姓非列置五經師搜選高能

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俱軍悉令通孝經章句

匈奴亦遣子入學

綱丁卯十年冬十二月以丁鴻為侍中目初陵陽江今

南池州府石侯丁琳琛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

丁鴻讓國

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冢廬而逃去友人

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今江南淮讓責之曰昔伯夷

吳札二人俱讓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今子以兄

弟私恩而絕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

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鴻為侍中

綱戊辰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來朝目蒼與諸王

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

詔賜東平見上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

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詩邶風瞻望弗

平手詔賜東



言大副要  
腹

誦及采菽。詩小雅篇名。蓋言諸侯來朝天子好之以無已。雖錫予之厚而意猶以為薄也。以增歎息。日者。往日也。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腰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楚王英廢  
徙丹陽

綱庚午十三年冬十一月。楚王英有罪。廢徙丹陽。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今北直順天府薊州。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十一月。廢英徙丹陽。今江西南寧國府涇縣。

楚王英自  
殺

綱辛未十四年夏四月。故楚王英自殺。楚王英至丹陽。自殺。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今江蘇州府。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硯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

陸續對食  
悲泣



寒朗上疏  
訟冤

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短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顏忠主平辭引。遂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漢書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怒。促提下。捶上之。以杖擊也。左右方引去。朗曰。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

餘人。時天旱。即下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閒閑為

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

致堂胡氏曰。事浮屠道。莫如楚王英。最先而取禍。亦最速。夫英得異教於沙門。必不至如後世之盛也。既以自殺。而又延及無辜。本欲祈福而反得禍。又況深窮其說。以為微妙了心。見性而不能逃。於滅彝倫之罪者。可勝計耶。

綱初作壽陵。書法見十四。目初作壽陵。制裁令流水而已。

無得起墳。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二二

綱鑑易知錄

卷二二 漢明帝

三十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6327